

火峰北柳

于慎波著



西人圖書社



(作者近照)

谨以此书

献给曾经战斗在柳北地区的柳北游击队的
战友们和那里的革命群众。

——于哲俊

目 录

一	红日从东方升起·····	(1)
二	夜过封锁线·····	(10)
三	陶村沸腾了·····	(28)
四	抗 租·····	(34)
五	大闹覃家大院·····	(37)
六	密 信·····	(44)
七	报 复·····	(48)
八	营救亲人·····	(56)
九	开仓分粮·····	(65)
十	苦肉计得逞·····	(72)
十一	“老虎嘴”伏击战·····	(76)
十二	炮楼的秘密·····	(84)
十三	向党宣誓·····	(87)
十四	激战蜘蛛山·····	(93)
十五	落入敌手·····	(96)
十六	圩场接头·····	(99)
十七	罪有应得·····	(101)
十八	调虎离山·····	(103)
十九	中 计·····	(106)
二十	火烧牢房·····	(108)
二十一	一片哀鸣·····	(110)
二十二	谈笑风生·····	(112)

二十三	一条血印·····	(121)
二十四	密 谋·····	(127)
二十五	醜 态·····	(130)
二十六	烈火迷魂阵·····	(139)
二十七	庆 功·····	(142)
二十八	不当兵得有錢·····	(150)
二十九	银元撒了一地·····	(154)
三十	这个故事讲得好·····	(159)
三十一	新的血債·····	(165)
三十二	爱的心声·····	(177)
三十三	三个吃喜酒的人·····	(184)
三十四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194)
三十五	罢課的钟声传向远方·····	(205)
三十六	伏击“疤痢眼”·····	(209)
三十七	特大喜讯·····	(219)
三十八	忧 虑·····	(224)
三十九	风景这边独好·····	(231)
四十	柳北圩解放了·····	(234)
四十一	疯狂反扑·····	(245)
四十二	胜利的黎明·····	(258)
四十三	会 师·····	(267)

一 红日从东方升起

解放战争一开始，祖国的南疆，风起云涌，烽火连天。

钟山县英家乡的武装起义、贵县达开乡的中秋起义、桂北的全灌起义、上林县的古思起义，都先后暴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滚滚向前……

柳北敌后游击斗争，也相继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个初秋的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晴空万里，彩霞漫天，金色的光辉洒落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阡陌纵横的农田、星星点点的山村。

游击队三中队中队长韦震，腰间扎着褐色皮带，别住瓦兰油亮的二十响驳壳枪，迈着大方稳重的脚步，沿着岩^岩晓崎岖的羊肠小道，迎着朝阳，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韦震，是个二十五岁开外的游击队青年干部，年龄虽轻，资历不浅。

在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峥嵘岁月里，经受过枪林弹雨的磨练，五尺个儿，朝气蓬勃，有与敌人血战到底地拼命精

神；他那洪钟般的嗓门，说起话来干脆利索；古铜色的方脸盘上，长着一副高鼻梁，浓眉大眼，黑黢黢的大眼珠，闪闪发亮。他身穿合身的灰色军服，头戴灰色军帽，衣领两边缀的红领章和军帽上的红五星，鲜艳夺目，朝霞映照，显得格外威武、英俊、豪放。

大队部驻扎在一个峰峦起伏，竹、木丛生的山寨。

早晨的山寨，炊烟袅袅，雄鸡啼鸣，鸟儿歌唱，人声笑语，一派欢腾；游击队战士在谷坪上练习杀敌本领，乡亲们吆喝着牲口，又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动……

韦震来到山寨，左拐右弯，朝着东端一个竹篱笆大院子走去。

院子大门口，长一棵绿阴蔽天，三人合抱的大榕树。

在榕树底下，正在担任警戒任务的游击队战士贾志龙，挺着胸脯子，背着一支七九步枪，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爱说笑话的乐观人。当他瞧见三中队长韦震大清早满面春风，到大队部来，就喜形于色地招呼：

“中队长——，你来了！”

韦震听见有人招呼，定神一瞧：是自己同村的贾志龙，喜出望外的连忙向前走了几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

“真巧，是你呀！”

“是我！你把我‘嫁’出门来，捞不到过硬的机会，憋得真难受，对你真有意见。”

“这是革命需要嘛！”

“你向大队首长说个情，敲敲边鼓，还是让我回‘娘’家吧！”贾志龙接着又说：“我们俩人是同村的老乡，以往你是我的上级，对我最了解，只要肯出力，说几句好话，大队首长是会答应的。”说罢，他嗫嚅含情的用乞求的目光瞟

着韦震，想求得他的同情、支持。

贾志龙的心情，韦震是最清楚、最了解的，他们都是——根藤上的苦瓜，都有吐不尽的苦水，道不完的冤仇……，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天是地主的天，地是地主的地，山再大没有穷人的一草一木；泉再多，没有穷人的一滴水，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

顿时往事又在韦震脑子里浮现，他想起十三岁那年，跟着阿妈讨饭，在一个太阳落坡的傍晚，路过本村大地主覃颐璞外号“覃一虎”的菜地，弯腰系系草鞋，碰巧被满脸雀斑肥头大耳的地主仔覃晃看见了，他斜楞着眼，嚎着公鸭嗓，指着鼻子用广东话骂道：“丢拿妈——！”“野仔——！”

“偷我的辣椒！”冲到跟前，捺住就是拳打脚踢，阿妈上前与他论理，地主仔一脚踢在阿妈心窝上，她拎着讨饭篮子，趑趄趑趄，栽倒在地上，剧烈地抽搐一阵，就含恨离开了人世……还有贾志龙的阿爸贾老三，因交不起地主覃颐璞的租谷，被狼心狗肺的地主“覃一虎”乱棍打死的惨景，一幕幕血泪仇、阶级恨涌上心头……

韦震默默停了片刻，用手拍拍贾志龙的肩膀，安慰地说：

“我，一定反映你的要求——！”说罢，亲亲热热的和贾志龙握手告别。

“……”

韦震用手轻轻推开柴扉，走进大队部驻的院子。

院子里，战士们高高兴兴的正忙着给房东挑水、扫地，他们中间，夹杂着两个六、七岁的男孩子，打着赤膊光着脚板，裤腿挽到膝盖上，每人手里拿住一把灌木枝条，摹仿着战士扫地的样儿，跟在一个小战士的屁股后边，嘁嘁喳喳嬉戏。

房东张大伯，坐在一进院子那棵柚子树下，青黄色的柚子，果实累累，挂满枝头，身穿青布裤子白布褂儿，赤着脚，绷着布满皱纹的脸孔，用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掐住金灿灿的禾稿，熟练地打着“拥军鞋”。他一见韦震进来，搁下手里活计，笑呵呵地站起身，喊道：

“韦中队长，你好啊！”

“啊——！大伯你好！”韦震停住脚，敬佩地望着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

房东大伯，从肩膀上扯下汗巾，擦擦脸，抹抹手，对着韦震十分风趣地说：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若到，必定要报！现在该和‘刮民党’‘地主’‘豪绅’算帐了吧！”

“帐要算，仇要报！”韦震不加思索地笑着对大伯说。

“这阵子，你们把敌人打得猫吐狗咬，真是大快人心！”

“锣鼓刚刚敲响，好‘戏’还在后头哪！”

“对，要杀出游击队的威风来！”房东张大伯兴致勃勃地滔滔不绝。接着又说：“你要去大队部？不耽误你的时间，快去吧！”

韦震向大伯道别……

老人目送着精神抖擞地韦震向院子深处走去，韦震时不时和院子里认得的战友打着招呼。

院子深处，正面木楼门口，坐住一位没有戴军帽的军人，两鬓稍有白发，正在聚精会神的埋头看书。韦震一眼认出，这是大队政委覃铁军。他急步向前：

“报告政委，韦震来了。”说完，端端正正站在覃铁军

面前，行了一个举手礼。

正在埋头看书的大队政委覃铁军，听到韦震的声音，喜笑颜开地抬起头，高兴地说：

“好哇！通讯员刚回，脚跟脚你就到，‘兵贵神速’，这是战胜敌人非常重要的一条。”他边说边拿过一张小板凳，韦震坐定之后，覃铁军沏了一杯绿茶，放在韦震面前。接着，在凳子上又拿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油印小册子，坐回原处，态度和霭可亲地对韦震说：

“——大队党委，要你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韦震急切地向政委询问。

“你知道，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东北的长春、沈阳、锦州解放了，歼敌四十七万多人。现在淮海战役也已打响，国民党反动派坐立不安。桂系的反动武装，他们杀气腾腾地重占柳北山区，象冬眠过后的蛇、蝎，复苏回生。什么保安团、自卫队、民团、乡警、地主、豪绅，如同雨后的蚜虫，到处乱斂，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政委话音刚落，大队长丁加一，同几个参谋研究完柳北敌情动态，走下木楼，看到覃铁军正在向韦震交待任务，就接上话茬：

“我们要在湘、桂、黔三省接壤的壮、苗、瑶、侗、仡佬少数民族聚居的柳北山区，打出一个新局面。”……

韦震见到大队长来了，正想立起身向他敬礼，丁加一笑容满面的向他打个手势，止住了。随后，拉过一张长条板凳也坐下来。三个人就在木楼门口，围坐成三角顶立的架势。

政委覃铁军慢条斯理继续说：

“总队党委决定：要我们一大队派出一支精悍的小部队，插入柳北地区的心脏——融县。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他稍稍停顿一下，又有板有眼地往下说：“大

队党委，据根总队党委意图，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三中队去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来一个钢钎戳在石头上——硬对硬。”说完他笑咪咪地瞥了一眼左边坐住的丁大队长，回过头又眨眨右边坐着的韦震。只见韦震两道浓眉紧锁，两只大眼，在那方脸盘上炯炯滚动。于是，覃铁军顺手翻开那本《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油印小册子，指着其中用红色铅笔划过的一段文字念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念完这几句话，随即掏出用黄土布制的黄烟荷包，卷一支“喇叭筒”递给大队长，自己又卷一支，点燃火，俩人一齐“吹”起“喇叭”来。

政委覃铁军咂一口烟，又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三中队，要象一把尖刀，插入柳北地区的心脏——融县，把敌人的五腑六脏都搅乱，叫他六神无主，心神不定，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要拿出孙行者巧战铁扇公主的本领，扩大根据地、扩大武装，打好掏心战！”

“……政委讲得很重要。国民党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千方百计地对柳北人民施展血腥镇压。一心想消灭过去日本人没能制伏的柳北游击队，扑灭这万山丛中燃烧起来的熊熊火焰……”大队长丁加一把目光移向韦震，又说：

“敌人的征兵、征粮、征税，就象东岳泰山，压得柳北人民直不起腰，透不过气，我们要掀掉压在柳北人民头上的这座大山。大队党委考虑：你这个壮族共产党员，土生土长在柳北，对融县一带人情地理熟悉。打小日本那时候，你在青山区活动过，有群众基础，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你带领三中队，插入敌人的心脏，要解放少数民族聚居的柳北山区，迎接广西与全中国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

“——到青山，先和柳北乡陶村小学校一个姓王的女老师接头。要记住，夜晚地点一盏长明灯，接头的暗号是‘先在窗棂上用手指敲三下，她……’。接上头以后，由她带你去和陶村的党支部联系。陶村，据总队党委介绍，有党的支部，但是处境非常困难。你们在陶村立下足，然后，迅速发动群众，向附近地区扩展，在柳北乡打开缺口，把革命的烈火烧得旺旺的，把群众抗‘三征’和斗地主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陶村是你的家，那一带的情况你很了解，要多分析，多研究……我这样说你明白了没有？覃铁军反问韦震一句。

韦震喝了一口绿茶，蓦地站起来，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政委和大队长，声音非常宏亮地说：

“我明白了。请大队首长放心！我一定遵照总队党委意图完成任务。”

丁加一和覃铁军都从凳子上站起来。

大队长甩掉嘴里叼着的“喇叭筒”烟蒂，两手背在身后，在木楼门口来回踱着四方步；政委覃铁军把右手搭在韦震的左肩膀上，斩钉截铁地说：

“……大队党委，相信你能够完成任务！为了你们出色地完成任务，还决定把大队警卫排战士贾志龙，重新调回你们三中队。他和你是一个村子的同乡，这次回到你的家乡，他可以给你当个耳目。”正在来回踱着四方步的大队长丁加一，停着脚，对韦震努努嘴：

“贾志龙是块好钢啊，要把他用在刀刃上！”

“刚才碰到他，还提出要回我们中队的要求呢！”

“那好，想到一块啦！待他准备一下，下午就去三中队报到。”

“你和王方同志要向战士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天黑行动，天亮之前，到达目的地。这个问题，你们党支部要好好研究研究。”政委覃铁军说罢，紧紧握握韦震的手。

“祝你们一切顺利！”大队长丁加一也和韦震握手告别……

韦震向大队首长行了军礼，落落大方的转身往外走。当他又走到房东张大伯身边时，悄悄地喊：

“——大伯，我走了！”

“哦！你就走？！”

“是！”

“把它捎上，这是我‘拥军’的心意！”房东张大伯立起身，拿住刚刚打好的两双草鞋，笑咪咪地抓住韦震别驳壳枪的皮带往身后挟，仰脸伸手摘下两个大柚子，捧给韦震。

“大伯——！我，我不要。”

“你风里来，雨里去，爬山涉水，草鞋带上垫垫脚，柚子路上吃！”

“这——”

“这什么？军民一家嘛！再扭怩，大伯生气了。……”

“好，您老人家的心意，我领了，草鞋我收下。可是，柚子我不能带，您老人家留下，待我完成任务回来再吃吧！”

韦震拗不过房东大伯，只得收下“拥军鞋”，房东大伯看韦震急着要走，怕误了大事，也不敢再纠缠他拎柚子了，只是站在柚子树下，笑嘻嘻地一只手托着一个柚子，嘴里不停地说：

“嘖——！嘖——！”……

韦震谢过大伯，匆匆走出院子。

在大榕树下，贾志龙还未下岗。韦震兴高采烈地敞开洪钟般地嗓门，边走边说：

“这回该你正月初二——回娘家啦！”

“真的？”贾志龙半信半疑地问。

“是真的。”

“那正月初二，到底是哪一天？！”

“就是今天！政委说，叫你下午回三中队。”韦震毫无保留地把大队首长的决定，讲给了贾志龙。

贾志龙知道了大队首长的决定，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恨不得长上翅膀马上飞到曾经战斗过的中队去，同战友并肩作战，与敌人刀兵相见，杀个痛快，心里想：首长真是了解自己的心思……

韦震打断贾志龙的沉思，低声悄语地说：

“志龙，今晚有任务，我该走了。”说完，大步流星地向远方走去。

二 夜 过 封 锁 线

游击队三中队，以打狼擒虎的精神，在庙岗、龙门沟一带，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

敌军九八六团、伪柳州专员公署保安团和地主民团武装，搅得神魂颠倒，个个吓得丧魂落魄，魂不附体，纷纷加强戒备，他们对山明水秀美丽富饶的柳北山区，封锁得更加厉害了，所有的山山水水交通要道，都增岗加哨……

夜幕笼罩着大地，深蓝色的夜空，繁星点点，弯弯的月儿，好象害羞的姑娘，藏在棉絮般的几朵灰云堆里，钻进钻出，挂在西半天。

旷野秋虫唧唧，溪水潺潺，轻风徐徐，山花飘香，沉睡的山村，时而传出汪汪的狗叫声，夜，越来越深了。

韦震率领三中队，如同离弦的弓箭，离开驻地，一瞬间，即逝在茫茫的林海之中，在朦胧的月亮下，他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战士们也迈着轻捷的步伐，鱼贯地跟在后边急速向前，他们遇山过山，逢水过水，百十号人的队伍，排成一字形长蛇阵，浩浩荡荡，风驰电掣般地向融北挺进……

这支小部队，翻山越岭，绕过条条小溪，走过阡陌纵横的田野，上了柳州到长安的公路。

自南向北伸延的柳长公路，平坦坦的，比起山间小道好

走得更多，战士们走得更快了，队伍警惕地行进在柳长公路上。韦震边走心里边琢磨，多好的战士啊！个个都象插了翅膀的雄鹰，照这样的行进速度，天亮之前，圆满到达大队首长预定的目的地是不成问题，心里高兴得甜滋滋的，他走着走着，突然，担任侦察任务的二小队长贾志龙打断了他的思绪。只见贾志龙和七八个侦察战士，弓腰拎着枪顺公路跑回来，气喘吁吁地向韦震小声报告说：

“中队长！前面五百公尺处，发现从向阳圩方向过来几个人，打着手电筒朝这个方向走，象是敌人的巡逻队！”

韦震听到贾志龙报告的情况，噌的一声，右手从怀里掏出二十响驳壳枪，掰开大机头，掂在手里，斩钉截铁地转脸对身后的一小队长覃智勇说：

“向后转；停止前进，就地隐蔽！”说罢，向贾志龙和其他几个侦察战士，用左手打一个卧倒隐蔽的手势，动作都十分利索地隐蔽在公路旁边。一小队长覃智勇和后边一长溜战士，就象倒伏的稻禾，唰的一下子都趴在公路一边的小灌木丛中，隐蔽起来了。

韦震匍匐在灌木丛里，一对大眼睛，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来人的方向。贾志龙、覃智勇和侦察战士，都紧握手中武器，分别趴在中队长韦震的两侧，屏住呼吸，等待他的命令。

打手电筒的人由远渐近，边走边嚷嚷，只听见一个人嘴里不干不净的骂骂咧咧：“他妈的蛋，什么保安团？有屁用！都是怕死鬼。欺负我们民团到这鬼公路上来巡逻，当夜游神，喝西北风！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游击队长的有胳膊有腿，哪会大摇大摆偏偏在公路上走？”

另一个沙喉咙的人接上来说：“你这个班长难当哦！保

安团吹胡子瞪眼睛吓人，见了九八六团的人还不是点头哈腰，拍马屁！真是一物降一物，正规军欺负保安团，保安团又在我们面前耍大刀，真憋气！张团总见保安团象老鼠见猫，躲躲闪闪，屁也不敢放一个，光知道天黑去搂他那‘缝咧婆’小老婆睡觉，哼咱们巡逻，真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开始先讲话的那个人叹了一口气，又说：“咱们是大伯爷背兄弟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他且走且说……

韦震借助朦胧的月亮，透过灌木的空隙，瞧见领头的人，身穿蓝衬衣黑裤子，倒背一支大枪，蹒跚走在前面，其余四五个人身穿杂色衣服，也背着大枪，稀稀拉拉跟着领头的屁股走，当他们走近游击队隐蔽的地方时，韦震向贾志龙和其他几个侦察战士瞅了一眼，随即作一个抓“活”的手势，立即跳起，一个箭步蹿到领头的那人面前，端着手枪，对准他的胸脯子，压低嗓门轻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贾志龙、覃智勇和七八个侦察战士，也在韦震跃起的同时蹿到公路上，围住了敌人，小声喊：

“不许动！”

“不许动！”

“举起手来！”

“……”

敌人的巡逻队，突如其来的被韦震、贾志龙他们用手枪抵住胸口、脊背，领头的那个人，啊——！啊——！连啊几声，向后趑趄几步，懵懵懂懂还没有来得及抄家伙，就一个个被缴械了。

领头的那家伙，稍稍定了神，嘿嘿一笑，忙说：“别误会，我们是向阳圩民团巡逻队！”接着用手电筒有意识的照

一下韦震，心想看个究竟。只见韦震那方脸盘上，横眉冷竖，两只大眼寒光逼人，手中的驳壳枪乌黑油亮，灰色的军服上，两片红领章，红艳艳，军帽上缀的红五星，被手电筒照得闪闪发光……

拿手电筒的敌人，在韦震的面前，手足无措了，他瞪大了绿豆眼，嘴巴一张，情不自禁的又啊了一声，吓得四肢打起颤颤来，手电筒不听使唤地从手里抖落在公路上。另一个敌人，撅着屁股弓着腰，搭拉着脑袋，不敢吭一声，个个吓得直打哆嗦。

韦震冲着领头那个家伙，轻蔑地说：

“看清楚了吧！我们是柳北游击队！”

“是！是！是！”

“你要放明白点！不老实，就对你不客气！”韦震边说边用枪点了点他的脑门。

“是是！我老实，我老实。”别的人也战战兢兢地说：

“我们老实！老实。”还说：“我们都是穷人哪！是外乡人，被‘张坏水’抓来当民团的，没干过坏事！”

“好！既然你们是受苦人，那就要为受苦人办事。只要说老实话，宽大你们，可以放你们回家！”

“我说，我说。”几个人乱七八糟的回答着。

“你讲讲这一带你们的兵力布署情况！”韦震又用手枪点一下领头的那个人，让他回答。

“我——我讲，讲！我们民团团部扎在向阳乡公所，一共八十多人，分向阳、张村两个地方驻。团总是向阳乡乡长、张村大财主张怀瑞，外号人家叫他‘张坏水’。向阳除了民团五十多人，保安团还驻一个连，连长是李耀贵，这里的老百姓称他是‘李妖怪’，再往上走二三十里路，长安镇也驻